戴口罩的夏天

□ 蜀水巴人

月令虽然早已过了寒露，但是，我还是很难忘却戴口罩的夏天。

那么多的夏天过下来，要说今年夏天的特别之处，几乎不用怎么想，便会脱口而出，戴口罩。早晨起来，梳洗、早餐，出门下楼。刚刚走到一半，忽然觉得面部凉刷刷的，似乎少了一点儿什么。一个激灵，哎呀呀，怎么就偏偏缺了口罩！忙慌慌折返家来，捡一个新崭崭的口罩，郑重其事地挂上两耳，仔仔细细地遮严口鼻，就像舞台上挂好髯口的须生，这才信心满满器宇轩昂地直奔上场门而去。

以往的夏天，害怕晒黑的女士们，标配是遮阳伞和墨镜。喜欢嫩白的少男，则选择遮阳帽。经常见到开车的一些男人，左胳膊套着整条的防晒护臂，远远瞧着，初起还以为是女孩儿，近了细看，却原来是大老爷们。而今年的夏天，口罩成了大家的统一标配。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，突然走一个碰脸儿，并不急着像以往那样先招呼，而是先相互凝视，继而审视，似曾相识、不敢确定，直到从口罩外的一些面部特征，找回曾经熟悉的“密码”，这才皆大欢喜：原来是你！

大家当然知道戴口罩的必要，更知道这样子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、爱别人。而一些公共场所的安民告示，也时时提醒着人们，别忘了这个夏天的标配。去银行办业务，门卫哼哈二将一般，只把口罩当做通行证。逛逛超市，体温没有异常，不戴口罩也别想轻易进去。饭店点菜堂食，过去挨挨挤挤的桌子拉开了距离，饭菜上齐，戴着口罩的人们，小心翼翼地把口罩慢慢摘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总会胡思乱想，假如有人发明一款带有“门帘儿”的防护口罩，没准儿真能够申请一个专利。吃饭时根本不用把整个口罩摘下来，恐怕这也是懒人们在这个特殊夏天的小小心愿。

戴口罩的夏天会有许多不便，出汗、憋气是最大的麻烦。对于许许多多的“眼镜们”，汗多了流下来，常常打花镜片，害得人们只好不停地擦拭。比起那些个最辛苦的劳动者，“眼镜们”的尴尬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工，酷暑下挥汗劳作，脸上的口罩像是过了水。小小的口罩，于他们而言，完全构不成什么障碍，相反却成了大家争抢时间与速度的标志。夏天里的一个个口罩，经常给人以某种感动和力量，正如一位诗人所言：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，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，在穹顶，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。

多少年过去之后，当人们再回忆起这个夏天，会不约而同聚焦于一个个口罩：一只只口罩的上方，是一双双眼睛，坚毅沉着，清澈明亮。无数只夏天的口罩绵延开来，连缀成别样的口罩“长城”——那一只最靓的口罩之上，有一颗红红的心形图案，还有鲜红的五颗星星。

寒露是夏天的休止符，秋雨是炎夏的接送车，滴滴答答淅淅沥沥之间，季节就已经悄然翻了篇儿。“秋后的第一杯奶茶”，成了爆红网上的一个梗。只有戴过了夏天的口罩，才会深切地感受到，往日里平平常常的一杯奶茶，此刻喝到却是多么的神奇与珍贵。

在外打拼的小女，专门给我画了扇面，以便在常戴口罩的这个夏天驱暑纳凉。秋风渐渐起来，我把折扇放入扇匣，明年的夏天再拿出来，见扇如面。那个时候，我期待着不用再在炎炎夏日里，每天像须生上台挂髯口那样，再严严实实地戴上口罩了。

霜降如画

□ 潘玉毅

霜降如果不是一个节气，而是一个单纯的汉语词语，那么它或许会是动态的，而不仅仅作静态状。霜降，霜降，有霜始降，与下雨、降雪、刮风一样，看到这个词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气象。或许，节气本就是与某个时段气象的“最显著特征”捆绑在一起的吧，比如霜降时节，便以降霜为最显著特征。

霜降仿佛是一个远客，差不多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人间走上一遭，它有时早几日抵达，有时迟几日出现，但前前后后大多不离同一个区间。霜降既至，霜草苍苍虫切切，村南村北行人绝。此时，虽然不及严冬的满目荒凉，但是萧条意味已然十分浓郁。

如果你的寓所远离城市，到了结霜时候，放眼望去，庄稼田里白茫茫一片。人骑车经过田边，总能看见霜华如花，开得密密麻麻。待走近看时，这些花仿佛一下子凋谢殆尽，只剩下连成片状的白色颗粒，飘飘洒洒地覆盖在泥土上面；但走远了再看，草色如旧，一朵朵晶莹的素色小花插满了田野、丘陵，美得如画一般。

除了白，黄也是秋霜的原色之一。“千树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。”东篱的菊花和城里的菊花相继盛开了，我们目光所及，尽是如浪涛一般翻涌的灿灿黄色。霜落在菊花上，是所谓的“菊花霜”——点点秋霜，凉冷适意，将菊花点缀得分外好看。遗憾的是，现如今温室里的花朵多了，霜染的藤藤蔓蔓竟变得稀罕起来。换作从前，可完全不是这样。

霜是古诗里诗人们惯用的意象，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“人迹板桥霜”“鸳鸯瓦冷霜华重”“枯草霜花白”……到了秋天，霜便成了一种活物，与草木虫鱼共同装扮着秋色。在有些人心中，它甚至比动植物更加醒目，更加有意思。

不过，古人对霜的认知存在一个误区，他们常以为霜是露的进化史。从《诗经》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之句到曹丕在《燕歌行》里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”的咏叹，再到北宋晏几道“天边金掌露成霜，云随雁字长”的长短调，都隐含了一重意思——露凝为霜。其实，露是不会变成霜的，只不过在科学尚显落后的从前，忽然有一天醒来，发现露珠不见了，霜却出现了，人们便误以为是露变成了霜，就像冬天水缸里的水变作了冰块。

作为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霜降在人们心中还有着别样的意义，“惜时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重。霜降抵达人间，勤快的虫儿鸟儿闻着气息，开始囤积过冬的食物，准备在下一场寒流到来之前躲到地底下、树窝里、岩洞中去。人是万物之灵，当然比虫鸟更能捕捉气候的变化，于是，霜降以后，我们不时能看到一场场田间地头的劳作。

霜降时节，不止室外的草木会有感应，甚至连餐桌上的菜肴也深受影响。一觉醒来，打开饭菜罩，我们发现沾点荤腥的菜都打了冻，仿佛霜降降落在了菜肴上，让这个节气的到来显得愈发真实。在我居住的城市，霜降一至，坎墩的羊骨头粥又要开始热卖了。到了夜宵时间，人们不约而同地跑出家去，用那羊骨头粥的诱人香味满足自己的味蕾。这一刻，我们觉得，霜降如画，不只是风景入画，分明也是一幅美食图啊！

素秋帖

□ 古月秋心

将暑气逼回天空，把
凉意还给大地
蝉的挽歌，昭示着
三百亩阳光开始失守
西风铺荷香，莲影
是荷花的挥毫
涟漪出水的韵脚
蟋蟀诵读的，竟是
长空归雁书写的诗行
稻粱相谋，黍稷相亲
秋收后的田野厚重了
一个季节的底蕴
辣椒火红的心事，高挂
乡村的屋檐
像我日渐丰满的乡情
像父老乡亲幸福的笑脸

借得菊酒煮乡愁

□ 郝鹏飞

独在异乡，佳节思亲。飘零的黄叶，又把我带到了九月九的乡思之中。

许久都没有回家了。他乡的酒，再绵润可口，也辣痛了满腔愁肠。

九月九是九九之数，因为与“久久”重音，有“长长久久”的意思，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“老人节”。跟在中秋节与国庆节之后的重阳节，单薄得不像是一个节，我们也似乎淡忘了这个节。但每到秋凉，它仍像一根脐带，在记忆里牵动着我们和家乡的“骨肉相连”。

童年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北方小镇，“九月九”这一天没有登高的风雅，没有重阳糕的清香，没有菊花酒的清冽，没有茱萸草的清爽，却一定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的团聚日子。

那时候外祖母还在世，九月九是一家欢聚的日子。母亲有兄弟姊妹六人，一生相亲相爱，从未红脸拌嘴，且都是孝子。记忆中的九月九，是笑声叠着笑声的，就像窗外层层叠叠的红叶一样，热闹得醉人：小孩子们踩着落叶，用满院的笑声惊起一片鸡飞狗跳；白发如雪的外祖母搬了个小凳子，坐在桃树下，时不时用一两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乡音笑着骂一骂这些“皮猴子”；舅妈和姨妈们在厨房里忙碌着，把煎炒烹炸拢在一团团飘香的白气里……

终于开席了。没有菊花酒，就用自酿的琥珀色的葡萄酒；没有重阳糕，外祖母亲自指点着蒸出来的开花大馒头也一样绵软。亲人们频频举杯，把对日子红火和身体康健的祈愿都倾注在酒里，那样执著地相信着，这样的欢聚时刻可以延续一生那么长、那么久……

菊花开了几次又谢了几回。外祖母过世了，几个亲人也为了生计各奔他乡。

那年九月九，在外打工多年的小舅从远方回来了。几年未见，母亲刚一抓住他的手，眼泪就“唰”地流下来了：舅舅脸上和手上的风尘仆仆，让她已经浑然忘记了自己一身的病痛。

落了座，满腹的离愁都散入了加满菜的碗，倒满酒的杯，攥紧了的手……九月九的绵长欢聚已变成了梦里的奢望：吃完了这一顿饭，又要各奔他乡。亲人的羁绊与乡愁，装满了轻轻重重的行囊，记满了换了又换的电话号码，落满了日渐沧桑的两鬓和额头，再从湿润的眼角缓缓流下……

“长长久久”的日子，经年之后却已经变成满是身不由己的漂泊，让人唏嘘。

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童年读来，只知登高插萸的热闹。成年再读，方懂原来是一字一秋的苍凉。

而今，重阳的余韵，也只能存于父母纸短言长的叮咛里，存于一张退了的车票里，存于加班后拎着的冷掉的餐盒里，存于隐隐透露着惆怅的梦境里……